

南史

十七

列傳第二十四

南史三十四



顏延之 子竣 從子師伯

沈懷文 子冲 從兄曇慶

周朗 族孫顯 顯子捨 弘讓 弘直

捨弟子弘正 子確

顏延之傳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舍晉左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昏妹適東莞劉穆之子憲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為宋武帝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及武帝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慶殊命行至洛陽周視故宫室盡為禾黍悽然詠黍離篇道中作詩二首為謝晦傅亮所賞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鴈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宮官列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杖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再遷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待

顏延

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
帝即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
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
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
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
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
誅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
賞遇甚厚延之旣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
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相推重延之忿於衆中
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
元方於牀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延之
踈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
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
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又少經爲湛父柳後將軍
主簿至是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
耳湛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
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
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
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
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

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
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欲黜爲遠郡文帝與義
康詔曰宜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
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延之屏居不
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以名公子遺務事
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罄匱晉恭思皇后
葬應湏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
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
生焉能事死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
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
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夔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荅
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爲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
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
彫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閑居無事爲
庭詰之文以訓子弟劉湛誅後起延之爲始興
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
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何尚之素與延
之狎書與王球曰延之有後命教府無復光輝
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之

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詔恩抵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誅無已交游闡茸沈迷麴蘖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迅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眄成彊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宴班觴肆詈上席山海容含每存遵養愛兼雕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甚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況聲非外來問由已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耀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強陵弱免所居官詔可後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素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旣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三十年致事元凶殺立以爲光

祿大夫長子竣爲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
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
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
知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
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劭意
乃釋由是得免孝武登祚以爲金紫光祿大夫
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中
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荅曰身
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
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竣旣貴重權傾一朝凡

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
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
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鞶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
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
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
師職加給親信二十人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
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搏節福之基也驕
很傲慢禍之始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
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
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竣殺之

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
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墜延之延
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贈特進
謚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
而逢連縣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
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
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
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湯惠
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
後生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

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早有文義爲宋孝武帝
撫軍主簿甚被嘉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
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江湛以
爲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乃止隨府轉安北領軍
北中郎府主簿初沙門釋僧含精有學義謂竣
曰貧道常見識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次第屬
在殿下後竣在彭城嘗於親人叙之言遂宣布
聞於文帝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案
孝武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三十年春以父延

之致仕固求解職賜假未發而文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軍錄事任摠內外並不堪相見唯竣出入卧内斷決軍機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諮稟凡厥衆務竣皆專斷施行孝武踐祚歷侍中左衛將軍封建城縣侯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訢常歡笑荅之人言顏竣瞋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

與人官南郡王義宣臧質等反以竣兼領右將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孝武大怒免丹楊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爲丹楊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各產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之子名竣子爲辟強以比漢侍中辟強張良之子也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孝武即位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

是人間盜鑄者雜以鉛錫竝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輸郭者悉加禁斷始興公沈慶之議宜聽人鑄錢置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上下其事於公卿竣議曰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欲同但慮采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旣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時議者又以銅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曰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甚不可一也使姦人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富商得志貧人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利而衆弊如此失筭當時取誚百代乎前廢帝即位鑄二銖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

即模劾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如今之翦鑿者謂之耒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縱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縱環其錢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尋復普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楊尹加中書令表讓中書令見許時歲旱人飢竣上言禁揚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爲吏部

尚書領太子右衛率未拜丁父憂裁踰月起爲右將軍丹楊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寶明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竣藉蕃朝之舊臣每極陳得失上自即吉之後宮內頗有醜論又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並無所回避上意甚不悅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疎之乃求出以卜時旨大明元年以爲東揚州刺史所求旣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

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爲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相符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窺覘國柄潛圖久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訴忤已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爲甚懷挾姦數包藏隱慝豫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已脅懼上宰激動閭閻未慮上聞內懷猜懼僞請東牧以卜天旨旣獲出藩怨詈方肆反脣誅方之已輕前冬母云詔賜還葬事畢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勳貴造立同異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顛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天倫怨毒親交震駭街談道說非復風聲宜加顯戮以昭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上未欲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頻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荅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政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全立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爲逆因此陷

之言通於誕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立奏奏成詔先打折足然後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子辟強徙交州又於宮亭湖沈殺之竣文集行於世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錄事參軍以兄貴為憂先竣卒明帝即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重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夔伏事蕃朝綢繆恩舊可擢為中書侍郎夔延之第三子也

顏師伯字長深竣族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為謝晦領軍司馬晦鎮江陵請為諮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有禍求為竟陵太守未及之郡會晦見討邵飲藥死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弟師仲妻臧質女也質為徐州辟師伯為主簿孝武為徐州師伯仍為輔國安北行參軍主景文時為諮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孝武以為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以主簿送故孝武鎮尋陽啓文帝請為南中郎府主簿文帝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郗得用顏師伯孝武啓為長流正佐帝又曰朝廷不能除之卿可自板然亦不宜署

長流乃板爲參軍刑獄及討元凶轉主簿孝武踐祚以爲黃門侍郎累遷侍中大明元年封平都縣子親幸隆密羣臣莫二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孝武嘗與師伯搏菹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一輸百萬仍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上不欲威權在下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精獨斷奏無不可七年爲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並爲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竒爲公車令上以竒資

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諸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敕使竒先到公車不施行竒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預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禕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愛任如初孝武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侍中事專以委之廢帝即位復還即真加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湊游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妓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

時驕奢淫恣爲衣冠所疾又遷尚書僕射領丹
楊尹廢帝欲親朝政轉師伯爲左僕射以吏部
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
伯至是始懼與柳元景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
事不與沈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
安得預政事慶之聞而切齒乃泄其謀尋與太
宰江夏王義恭同誅六子皆見殺明帝即位謚
曰荒

沈懷文傳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
父宣新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爲楚
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爲江夏王義恭東閣祭
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
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
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
後南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
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坐隨王誕領襄陽
出爲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
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爲廣州欲以懷
文爲安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

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爲妾
元凶行巫蠱鸚鵡豫之事洩懷文因此失調爲
治書侍御史元凶殺立以爲中書侍郎孝武入
討呼之使作符檄固辭劾大怒會殷沖救得免
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爲竟陵王誕驃騎錄
事參軍淮陵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懷
文以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中從事史時議省
錄尚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不從遷別駕從事
史及江夏王義恭遷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
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州舊館使子尚
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
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西州竟廢大
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立
王畿揚州移居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
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人定
國其揆一也苟人心所安天亦從之必改今追
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
置或罷旣物情不悅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
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
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

衆咸稱平入爲侍中寵待隆密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可上不納孝武嘗有事圓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旦風霽雲色甚美帝升壇悅懷文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膏雨迎夜清景麗朝斯寔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上咲稱善揚州移會稽忿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居旣乖人情一州兩格

尤失大體上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又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談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叙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上倍不悅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以爲言齊庫上綰年調鉅萬疋綿亦稱此

期限嚴峻人間買絹一疋至三二千綿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復舊子尚等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又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玃羊受致早之責若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大宰江夏王義恭探得

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請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卧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劾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已謝莊

嘗誠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賣宅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弟懷遠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爲妾孝武徙之廣州刺史宗慤欲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請由此見原終孝武世不得還前廢帝世歸位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並傳於世懷文三子淡深冲

冲字景綽涉獵文義仕宋歷位撫軍正佐兼記室及懷文得罪被繫冲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孝武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宜急殺之使其意分竟殺之元景爲之歎息冲兄弟以此知名累遷司徒錄事齊武帝爲江州冲爲征虜長史尋陽太守齊建元中累遷太子中庶

子武帝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即位轉御史中丞侍中永明四年爲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永明中深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深子績父在儻白幪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爲人所焚藝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武帝方欲任沖尋卒追

贈太常謚曰恭子

曇慶懷文從父兄也父發負外散騎侍郎曇慶仕宋位尚書左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人急文帝納其言而事不行大明元年爲徐州刺史時殿中負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城景仁本北人多悉關中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叙符氏事其書傳於世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卒於祠部尚書

周朗傳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父淳宋初歷位侍中太常兄嶠尚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禕以貴戚顯官朗少而愛竒雅有風氣與嶠志趨不同嶠甚疾之爲江夏王義恭大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北侵魏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爲諸軍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竒進策朗報書援引古義辭意倜儻孝武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謹言朗上書陳述得失多自矜誇書奏忤旨

自解去職後爲廬陵內史郡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解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獸之災寧關卿小物朗尋丁母憂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詔曰朗悖禮利口宜合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鎖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

之朗族孫顥

顥字彥倫晉左光祿大夫顥七世孫也祖武頭
負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顥少為族祖朗所知解
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顥攜入
蜀為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仍為府主
簿常謂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開不悅荅顥曰
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開
還都宋明帝頗好玄理以顥有辭義引入殿內
親近宿直帝所為慘毒之事顥不敢顯諫輒誦
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元徽中詔為
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齊高帝輔政為齊殿中
郎建元初為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還為文
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文惠在東宮顥遷正負
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深見賞遇顥音
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
智林道人遺顥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
餘載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
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顥於
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
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常游侍東宮少從

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伯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顓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顓換之顓笑荅曰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顓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慾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儉謂顓曰卿山中何所食顓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顓菜食何味最勝顓曰初春早韭秋末晚菘何胤亦精言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顓卿精進何如何胤顓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如此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後卒於官子捨捨字昇逸幼聰穎顓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韻清辯弱冠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從兄綿爲剡縣賊汙不少籍沒資財捨乃推宅助焉建武中魏人吳苞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柘招苞講捨造坐折苞辭理適逸由是名爲口

辯王亮爲丹楊尹聞而悅之辟爲主簿政事多委焉遷太常丞梁武帝即位吏部尚書范雲與顯素善重捨才器言之武帝召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先是帝與諸王及吳平侯書皆云弟捨立議引武王周公故事皆曰汝從之累遷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至捨獨躬恩舊及亮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當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

離左右帝以爲有公輔器初范雲卒僉以沈約允當樞管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政勉小嫌中廢捨專掌權轄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時議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捨以爲帝紀之籠百事如乾象之包六爻今若追而爲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傳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略有仰述從之捨占對辯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坐皆悅與人論謔終日不絕而竟不言漏泄機事衆

尤服之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
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夏華堂閨閣重邃捨居之
則塵埃滿積以荻爲障壞亦不修歷侍中太子
詹事普通五年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興相白
渦書餉捨衣履及婢以聞坐免官以右驍衛將
軍知詹事卒上臨哭哀動左右追贈侍中護軍
將軍謚曰簡子初帝銳意中原羣臣咸言不可
唯捨贊成之大通中累獻捷帝思其功下詔述
其德美以爲往者南司白渦之劾恐外議謂朕
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

褒異以旌善人捨集二十卷二子弘義弘信弟
子弘正

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
弟弘讓弘直俱爲伯父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
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清理警發後
世知名當出吾右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
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易諸生
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日淺
不許博士到洽曰周郎弱冠講經豈俟策試普
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爲司義

侍郎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禪錦絞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大相賞狎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縣帛十疋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弘正綠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弘正

奏記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之節其抗直守正如此常自稱有才無相僕射徐勉掌選以其陋不堪爲尚書郎乃獻書於勉其言甚切稍遷國子博士學中有宋元凶講孝經碑歷代不改弘正始到官即表刊除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啓周易疑義凡五十條又請釋乾川二繫復詔荅之後爲平西邵陵王府諮議參軍有罪應流徙敕以賜于阇利國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上武帝講武詩降敕原罪仍復本位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

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院在數年當有兵起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臺城陷弘正諂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景諱改姓姬氏拜太常景將篡之際使掌禮儀及王僧辯東討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及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前部傳云弘正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曰吾固知王僧達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而若

將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僧辯即日啓元帝手書與弘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兩周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戶尚書加散騎常侍夏月著犢鼻褌衣朱衣爲有司所彈其作達如此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弘正善清談梁末爲玄宗之冠及侯景平僧辯啓送祕府圖籍敕弘正讎校時朝議遷都

但元帝再臨荆陝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業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即都江陵云建康蓋是舊都彫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所及且臣等又聞荆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無去意時尚書左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顧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後因清間密諫還丹楊甚切帝雖納之色不悅及明日衆中謂褒曰卿昨勸還建鄴不爲無理吾昨夜思之猶懷疑惑褒知不引納乃止他日弘正

乃正色諫至于再三曰若如士大夫唯聖王所都本無定處至如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之心不可不歸建鄴當時頗相酬許弘正退後黃羅漢宗懍乃言弘正王褒並東人仰勸東下非爲國計弘正竊知其言他日乃復上前面折二人曰若東人勸下東謂之私計西人勸任西亦是私計不衆人默然而人情並勸遷都上又曾以後堂大集文武其預會者四五百人帝欲徧試人情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

買臣上舊左右而闒人也頗有幹用故上擢之
及是勸上遷曰買臣家在荊州豈不願官長任
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耶上深感其言卒
不能用及魏平江陵弘正遁歸建鄴太平元年
授侍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陳武
帝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
長安迎宣帝三年自周還廢帝嗣位領都官尚
書摠知五禮事宣帝即位遷特進領國子祭酒
加扶太建二年授尚書右僕射尋敕侍東宮講
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德望素重有師資之敬

焉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德名僧莫不
請質疑滯六年卒官年七十九贈侍中中書監
謚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
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二卷集二
十卷行于代子豫玄年十四與俱載入車乘小
船度岸見藤花弘正挽之船覆俱溺弘正僅免
豫玄遂得心驚疾次子墳尚書吏部郎

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
之茅山頻徵不出晚仕侯景爲中書侍郎人問
其故對曰昔王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川易

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死耳始彭城劉孝先亦
辭辟命隨兄孝勝在蜀武陵建號仕爲世子府
諮議參軍二隱並獲譏於代弘讓承聖初爲國
子祭酒二年爲仁威將軍城句容以居之命曰
仁威壘陳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
加金章紫綬

弘讓弟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仕梁爲西中郎
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慆
平原劉綬沛國劉瑨同掌書記王出鎮江荆二
州累除諮議參軍及承制封湘濱縣侯累遷昌
州刺史王琳之舉兵弘直在湘州琳敗乃入陳
位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弘直方雅敦
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
矣大建七年卒遺疏氣絕之後便買市中見材
小形者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
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旣應侍養宜備紛帨
或逢善友又須香煙棺內唯安白布手巾麝香
鑪而已此外無所用卒於家年七十六有集二
十卷子確字士潛美容儀寬大有行檢博涉經
史篤好玄言位都官尚書禎明初卒

論曰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焉由夫聲裁所知故取忤於人者也觀夫顏謝之於宋朝非不名高一代靈運既以取斃延之亦躡當年向之所謂貴身翻成害已者矣士遜援筆數罪陵讎犯難餌彼慈親再之獸吻以此爲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士遜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自非嚴父之辭允而義愜則難乎免矣師伯行已縱欲好進忘退既以此始亦以此終宜乎懷文蹈履之地足以追蹤古烈孔母致懼中丞其誠深矣周朗始終之節亦儻爲尤顛捨父子文雅不墜弘正兄弟義業幾乎德門者焉

